

音乐是一种世界语言

——走进丹麦皇家音乐学院

本报记者 罗云川

“小美人鱼”回家了。吊车缓缓启动,把从上海世博会归来的“小美人鱼”雕像连同石座稳稳地放回它原来所在的海边的位置。观众挥舞手中的小国旗,鼓掌欢呼;6人组成的铜管小乐队奏乐,欢庆这一历史时刻。这是11月20日,记者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看到的一幕。据了解,现场演奏的铜管小乐队来自丹麦皇家音乐学院。

11月中下旬,记者和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监事会主席、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梁溪虹等一行三人,应邀前往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多次观摩课堂教学和排练,并对部分师生进行了采访。

老字号,新活力

“我们无法说自己学院是全球‘十大’或‘二十大’,但我们永远追求进步,与全世界最好的院校合作。”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院长贝特尔·克拉鲁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由作曲家威廉·尼尔斯·盖德成立于1867年,是丹麦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音乐教育专业机构,目前有在校生约400名,其中1/3为外国学生。学院的宗旨是不断发展古典音乐,不断给古典音乐注入新鲜血液,使其融入现代艺术与文化世界。学院开设了本科与硕士专业,几乎涵盖音乐的各个方面。此外,学院还开设了一些文凭培训课程。

贝特尔·克拉鲁普介绍,丹麦皇家音乐学院是由国家拨款,但由于近年西方经济不景气,今年经费有所削减,但相比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仍显充裕。学院的教学经费完全由国家负责,维护方面则有企业或私人赞助。学院对欧洲学生不收学费,对其他地区的学生则根据不同的专业收取学费,本科生、硕士生每一学年约需10万丹麦克朗(约合人民币13万元)。“过去10年,我们学院90%的学生毕业后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有的进入国家艺术团工作,有的成为教师,我为此感到骄傲。”是的,校长先生有理由骄傲。以采访当天给我们做翻译的吴俐莹为例,这位曾在该院学习作曲的中国台湾女青年,获得过“年度艺术家”荣誉,目前正在签约创作,可谓小有成就、前途无量。

和许多西方院校一样,丹麦皇家音乐学院也是一所没有围墙的院校。学院教室、图书馆、餐厅等一应俱全,还有一大一小两个音乐厅,供学院内外演出使用。据说学生们往往把餐厅当成活动的大本营,在这里记者看到,有学生聚在一起边吃边聊,有学生坐着对照乐谱练习指挥的手势,下午一支铜管乐队开始排练,俨然一个“音乐乐园”。

中丹交流日益活跃

2007年,贝特尔·克拉鲁普参



打击乐系课堂

观了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并与两校签订了合作计划。丹麦皇家音乐学院一向重视国际交流合作,多年来多与欧美院校合作,2007年贝特尔·克拉鲁普的中国之行拉开了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合作的帷幕。

“2007年,有7位管弦乐学生交换过来,并且参与了丹麦的大型活动。目前我们学院与中国互换相交学生,未来则希望交换师资。学院有一些老师,例如打击乐教授、双簧管教授都去过中国交换,不过时间很短。目前还没有中国师生交换过来。最近,中央音乐学院希望他们的青年教师过来观摩。”贝特尔·克拉鲁普说。

校长提到的打击乐教授,中文名莫徒生。这个名字很好记,因为丹麦有闻名于世的童话大师安徒生。“在中国,他们都叫我莫叔。”他笑着对记者说。在打击乐教室,记者看到,到处摆着挂着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打击乐器,来自中国的占了很大比例,“锣、腰鼓、扁鼓……”莫徒生用汉语向我们一一介绍。他去过中国好几个地方演出。今年6月他和由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组成的“快乐熊”少年打击乐团,再次受邀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了《动物的天堂》“六一”特别奉献音乐会。莫徒生致力于现代打击音乐艺术层次的提升,不断寻找新的灵感,以扩大打击乐作品的范围。他尝试把北欧的和中国传统的打击乐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的双簧管教授马克斯·阿特德去年第一次到了中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了一个星期的双簧管。去之前他对中国自然风景很向往,去后惊讶地发现,北京竟是如此的现代。他认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建筑、设备设施很好,他和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合作得很好,那位教授“人很好,水平很高”。马克斯·阿特德希望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多开展此类交流合作。

中国戏曲学院举行表彰大会

本报讯 (记者刘森)2月1日,中国戏曲学院举行表彰大会,就参加CCTV首届全国戏曲院校京剧学生电视大赛的情况进行总结,对获奖学生及参与师生给予表彰。

CCTV首届全国戏曲院校京剧学生电视大赛是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大型赛事,旨在弘扬京剧艺术,检验各戏曲院校在校生的学习情况,落实“戏曲人才培养要抓早”和“形成梯次化系统工程”的精

陈智林成都七中开办川剧讲座

本报讯 日前,由四川省川剧院党委书记、院长,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川剧小生演员陈智林领衔的四川省川剧院演出小分队走进成都七中,以精彩的小剧综艺表演和川剧知识演讲开展了一次“当代中学生与传统艺术零距离接触”的素质教学实践活动。

活动当天,由荣获四川省第六届劳动模范称号、全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刘谊等优秀青年演员组

神,保证京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次比赛中,中国戏曲学院共有36人进入初赛,占初赛总人数的40%。最终,在大赛评出的10名金奖、10名银奖中,中国戏曲学院学生获得6金7银的佳绩。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周乐表示:“通过这次大赛我们向兄弟院校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们要总结经验,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出更多、更优秀的京剧艺术人才。”

成的演出小分队,在成都七中大礼堂为学生们演出了川剧《人间好》、《滚灯》片段及红绸舞、变脸、吐火等川剧绝活。陈智林与川剧表演艺术家杨昌林、川剧音乐设计李天鑫分别从川剧在当前文化大环境下的发展与生存现状、川剧的唱腔和表演,以及川剧音乐的特色等几方面为同学们进行了精彩的川剧知识演讲。

(刘明君)

作为交换生,在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学中提琴的玛瑞安·露易丝,曾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了4个月。“上海音乐学院有很多中提琴学生,丹麦没有那么多。”露易丝觉得上海音乐学院像一个大家庭,氛围很好,有专门的语言课程,她每天学汉语,收获很大,还结交了不少朋友。她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中国老师请她参加了一些音乐节,给了她演出实践的机会。当然,她也很喜欢中国菜。

中国留学生:真诚的“学生型”

“我是因为‘小美人鱼’才来丹麦的。”来自湖南长沙的郑特深受安徒生童话影响,从小学习钢琴的她如今在童话大师的国度自费深造,攻读硕士学位。在丹麦皇家音乐学院,记者目睹了她的老师尼克·希利瓦和她一对一上课的情景。郑特手指舞动,弹得飞快。老师在一旁指导,有时用手指在她臂膀上弹,让她感受弹琴时手指的速度和力度。这是她跟他学的第二年。“老师说我有天赋,但方法不正规。”老师会根据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她是用“梦幻”的方法来启发,比如说“这里要像开花一样”。郑特认为,国外钢琴教学非常重视理论,强调演奏时要深入理解作品内涵。“我老师说,弹琴不仅是技巧,最重要是做人。音乐不撒谎,音乐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她“下一步想学钢琴演奏家(相当于博士)”。再下一步呢?“回国想办一个艺术学校,在长沙这样的城市”。

“我还不太习惯这边的教学方法。”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双簧管教授马克斯·阿特德去年第一次到了中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了一个星期的双簧管。去之前他对中国自然风景很向往,去后惊讶地发现,北京竟是如此的现代。他认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建筑、设备设施很好,他和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合作得很好,那位教授“人很好,水平很高”。马克斯·阿特德希望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多开展此类交流合作。

艺术·院团

国家京剧院:京剧也有“贺岁档”

本报记者 刘森

1997年年初,导演冯小刚用一部《甲方乙方》成功打造了国内电影“贺岁档”的概念。今年12月25日,中国国家京剧院将以一部新鲜的、时尚的大型京剧音画《国韵·至爱篇》开启京剧“贺岁档”的先河。

京剧不再“润物无声”

在岁末年初推出一台集京剧经典唱段、西洋交响乐、现代舞美灯光于一身的大型京剧音画,是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林几年前就萌生的想法。“京剧是我们的国粹,但在目前的演出市场中,京剧还远不能像某些更为流行的艺术形式那样,能引起整个社会层面的关注。京剧一直是润物无声的。如何在继承京剧传统的前提下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为了给京剧找到开拓市场的正确道路,宋官林马不停蹄地四处取经。“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蔚蓝色浪漫》、《华彩唱风流》在岁末年初固定演出,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中国歌剧院也适时推出了《四季情韵》,票房收入超过了一个亿。这些兄弟院团的成功经验让我很受触动,我决定要在艺术创作观念上、在艺术生产模式上,还要在市场营销理念上给京剧来一次变革”。

为了让京剧演出充分利用好贺岁档期,宋官林特别研究了电影“贺岁档”的成功经验。“贺岁电



尼克拉斯·希利瓦和郑特一对一上课

学习了三四个月,明年2月将返回中国。“国内教学属于‘学生型’,学生只把自己当做学生来学;这边属于‘演奏型’,学生要把自己当做演奏家来学。”余晓睿说,西方更注重个性化,老师让学生自我表现,用自己的感觉去演奏。

“他们觉得我们中国学生技巧好,但缺乏feeling(感觉、感情)。”记者看到,这位家在杭州的女生文静腼腆,很难把她同吹双簧管这样很需要肺活量的专业联系起来。“她很有天分,技巧、音乐性都很好。她有点害羞,应再放开一些。”她的老师如此评价。

丹麦皇家音乐学院打击乐系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个系,三男二女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和台湾等地。记者问莫徒生:“为什么打击乐系有那么多中国学生?是因为打击乐容易学吗?”莫徒生回答得很哲理:“打击乐很难,所以让他们才学。”留学生张啸地说,丹麦皇家音乐学院老师多,学的东西多。高凡说这里的老师强调个性化,能够因材施教。女生田野则说,国内的老师比较严肃,这里的老师则很可爱,“我们刚来的时候老师还帮我们找房子住”。

听听他们的看法

贝特尔·克拉鲁普今年到北京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70周年校庆,在论坛上与其他几位音乐学院院长共同探讨音乐教育方面的问题。他表示:“作为欧洲学院派,我们愿意提供帮助,让中国了解西方音乐。”他对中国传统音乐很感兴趣,乐观地看到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的结合。“在中国有非常好的乐手,有大型的管

弦乐团,但缺乏室内乐。”他希望中国应有更多的小型室内乐。

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副院长蒂姆·福瑞德克森一年半前去上海音乐学院一个星期。他的看法是,中国独奏水准高,团体的音乐语言则不一样。他觉得在中国竞争太激烈。

中西学生有何不同?对此,莫徒生说,欧洲学生比较独立;中国学生很听话,似乎到了国外才知道开始独立思考。马克斯·阿特德结合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说,他看到在中国学生用的乐器很好,这说明家庭对孩子学习音乐非常重视。在丹麦音乐不会提供那么多帮助,主要是靠自己的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西音乐教育的不同。

7岁开始学习中提琴的玛瑞安·露易丝说,中西方学习乐器有不同的取向,“亚洲重技巧,西方重兴趣。在丹麦,我们更注重音乐性”。

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的女子三人室内乐团今年曾到中国几个地方巡演,很受中国观众欢迎。在感到欣慰的同时,她们也有遗憾,在某些城市演出时,现场观众有点吵,让她们“感到惊奇”。为了迎合观众,她们不得不减短曲目。到中国的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的老师普遍认为中国变化非常大。贝特尔·克拉鲁普说,音乐是世界语言,在全球化背景下,音乐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必将促进各自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国和丹麦的音乐交流,他持有乐观的态度,相信双方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好。

周虹作品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 (记者胡芳)11月30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创作委员会、河北省文化厅、河南省文化厅、河南歌舞演艺集团主办,河北交响乐团演出的《大河情思——周虹交响作品音乐会》在位于河北石家庄的河北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河北省副省长孙士彬、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傅庚辰出席。

张列指挥河北交响乐团演奏了周虹创作、中原韵味十足的交响序曲《豫韵》、古筝协奏曲《禹之灵》、第二交响曲《中国舞曲》、交响音诗《大河情思》、二胡协奏曲《太行随想》、交响幻想曲《礼乐神农》等作品,幺红、丁毅友情出演,担任合唱作品《盛大节日》的领唱。整场音乐会曲目饱含对黄河、太行的咏叹,充满豫腔豫韵。

12月1日,“大河情思——周虹交响作品音乐会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傅庚辰、关峡等莅会。与会专家对周虹的音乐创作主题、艺术风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表示,风风火火的音乐会反映了周虹豁达爽朗的个性,周虹的创作扎根黄河沃土,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又不失流畅、大气、磅礴,周虹的音乐语言精练,

地域风格明显,管弦乐创作手法纯熟,整场音乐会激情澎湃,充满了艺术张力,在声乐以及民族乐器的运用上已显出很深的造诣,为高雅艺术通俗化做出了贡献。

周虹生于河北,长于河南,系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董事长兼艺术总监、河南省音协主席、国家一级作曲。他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创作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交响作品,其中,《大河情思》和《豫韵》曾于2006年分别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和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演出。



张大勇摄

京剧《走西口》来京展演

本报讯 (记者成长)山西省京剧院新编历史京剧《走西口》参演“2010年全国京剧优秀剧目展演”,将于12月9日、10日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

京剧《走西口》是山西省京剧院创作,并与中国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山西省歌舞剧院联合打造的一部新编历史剧。《走西口》以晋商文化为题材,重笔描绘诚信思想,歌颂了一支在中国经贸发展史上留下光彩一页的晋商队伍——“晋德裕”。他们以山西商人特有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

力,开拓了边境通商之道。

该剧由京剧表演艺术家于魁智、李胜素领衔主演,朱强、管波、朱丽、张巍等优秀演员参演。该剧自2003年创编以来,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广州、深圳等地巡演,演出逾百场,并于今年10月首次赴台湾演出。该剧荣获山西省第十一届“杏花奖”评比演出“杏花大奖”、第十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新编历史剧一等奖并入选“2007—200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国韵·至爱篇》排练现场

影已经成为大多数观众的重要消费方式,这是理念带来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结构的改变。“10天演出10出戏”是京剧演出的特点,这种演出模式的弊端是很难形成规模效应。要拿出一个能够打得响、有冲击力的作品,将京剧演出的营销模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化,这就是我们打造“国韵”系列的目的”。

“三个葛优”也不可怕

“国韵”系列首部作品的主题是爱情,《国韵·至爱篇》以“爱在这方”“旷世绝恋”“爱洒人间”3个篇章,讲述了许仙与白娘子、梁山伯与祝英台、楚霸王与虞姬等几段经典的爱情故事。“爱是最能够打动观众心灵的主题。京剧表现

“以《江山美人》为例,其取材于《霸王别姬》,但绝不是观众熟悉的虞姬舞剑后自尽的段落。我们以表现楚汉相争的战争场面开始,通过京剧的唱、念、做、打表现出项羽四面楚歌的境况,这样也让虞姬自刎的情节更为合理。《湖上情缘》取材于《白蛇传》,我们将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浓缩在了短短的十几分钟。我们不仅改编了这些故事,每段的情节更为合理。《湖上情缘》取材于《白蛇传》,我们将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浓缩在了短短的十几分钟。我们不仅改编了这些故事,每段的情节更为合理。《湖上情缘》取材于《白蛇传》,我们将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浓缩在了短短的十几分钟。我们不仅改编了这些故事,每段的情节更为合理。”

此次《国韵·至爱篇》的创作还开了国家京剧院另一个先河——打破各团之间的界限,举全团之力共同打造。上到国家京剧院副院长于魁智、国家京剧院一团团长李胜素、国家京剧院二团团长李海燕、国家京剧院二团常务副团长宋小川,下到从戏校刚刚毕业的孩子,都将在《国韵·至爱篇》中亮相。其中最为抢眼的是于魁智将首次走入“梁山伯”的内心。“大家都知道梁山伯是老生演员,而‘梁山伯’以往都由小生演员扮演。这并不是要行当反串,而是于魁智要演老生版梁山伯。这次呈现的也不是《十八相送》等经典唱段,而是由于魁智和李胜素为大家讲述梁祝的故事”。

担任《国韵·至爱篇》总导演的高牧坤是著名的京剧武生,为了“国韵”他将在阔别舞台10年后首

次登台,出演“霸王”。“老爷子每天清早都去紫竹院吊嗓子。现在状态已经恢复,风采不减当年。有了这些京剧‘大腕’、名家齐助阵,怪不得宋官林会说‘今年‘三个葛优’也不可怕’”。

票务营销紧跟市场

《国韵·至爱篇》不仅在制作手段上推陈出新,在票务营销方面也是紧跟市场——从成形之初,《国韵·至爱篇》就与“票行天下”绑定,一起面向社会推广。这种完全市场化的营销模式已经初见成效,在《国韵·至爱篇》推广阶段就接到了大型企业事业单位的包场订单。一家知名IT公司的老总对宋官林说:“我很喜欢京剧,但我们以往不敢把戏票当做福利发放,因为我怕员工不喜欢。这次的演出形式很新、很时尚,所以我们也敢来买包场票了。”第一轮演出就能回本。之后,我们还将推出“至美篇”“至真篇”“至诚篇”来拓宽京剧市场。”宋官林信心满满。

打造一台演出档期,只有一台剧目,当然不行。国家京剧院不仅为首个京剧“贺岁档”准备了时尚的《国韵·至爱篇》,还将推出《十八相送》等经典唱段。初一晚上看讨喜的《龙凤呈祥》,初二回娘家就看《四郎探母》……岁末年初,看腻了没有技术含量的搞笑电影的高牧坤是著名的京剧武生,为了“国韵”他将在阔别舞台10年后首